

今天發生了一件事，當中的經歷讓我明白到「不應以貌取人」 中三級 羅梓溪

丁奶奶家門口的桂花早已落盡了。可那股金秋九月的甜香，卻跨越了無數個日夜，與丁奶奶這位可敬的老人一起，在我心中靜靜地散發着芬芳。

我幼時不喜歡桂花。桂花花朵渺小枝葉卻肥大，不如蓮花明艷可愛；顏色非黃或白而已，不如玫瑰嬌豔欲滴；樹幹粗大低矮，不如青竹壯志凌雲。總之，它不是好看的花。而丁奶奶門前恰好種滿了桂花樹——而丁奶奶本人甚至可以說是醜陋的。至少在我眼裏，長成這樣的人，大約不會是好人。

丁奶奶頭髮斑白，一頭亂蓬蓬的短髮像個雞窩。她沒有一塊光滑的皮膚，黝黑的臉上盡是縱橫交錯的皺紋，無神的小眼睛陷在皺紋裏。她身姿笨拙，身材矮小，永遠佝僂着背，沒有一絲挺拔的朝氣。她丈夫早逝，兒女遠走，一個人住在離我家很近的一條舊巷子裏，每天在外面到處閒逛。

一個桂香滿溢的秋日，我如往日一樣，捧着一小罐貓糧去餵附近的流浪貓。那隻叫花花的黃貓馬上跑來吃了，可那隻總是揚着尾巴喵喵叫的小黑卻不見蹤影。我起初不以為意。可過了一個鐘仍不見小黑，便慌忙尋找——草叢裏、車庫裏、池塘邊，都沒有。

直到我找到丁奶奶家旁，透過她緊閉的窗戶，看見小黑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我用手機放大畫面，發現牠的腿已經折了。我拼命按丁奶奶家的門鈴，卻無人回應。眼淚一下子就湧了出來。我想到平日裏街坊都說丁奶奶脾氣古怪，說不定會對小貓不利——這個念頭一閃，我就慌了，衝着緊閉的鐵門大喊：「這個婆婆要殺貓！」我連忙叫了幾個朋友守在門口。

一個烏髮如瀑、明眸皓齒、穿着碎花裙子的姐姐走過，用清脆明亮的聲音問：「小朋友，你們在這幹嗎呀？」我告訴她我們在等丁奶奶。她說：「那個剛剛莫名其妙罵我一通的老婆婆呀，她好像出去了。」我讓朋友們留守，自己跑去找。

走出幾步，我就看見了神色焦急、提着大包小包的丁奶奶。我帶着哭腔吼道：「你為甚麼打斷小黑的腿？」丁奶奶耳背，沒聽清我說甚麼，只是用粗啞的聲音說：「娃兒，找奶奶嗎？要到奶奶家玩嗎？」我無可奈何，只能拉着丁奶奶往她家跑。

忽然「撲」的一聲，丁奶奶向前摔倒，大包小包中的藥品、貓糧、罐頭全摔了出來。她蠟黃的膝蓋擦出幾條鮮紅的血絲，卻只喊道：「娃兒，慢點，奶奶還要給被人踢斷了腿的小貓兒包紮呢！」「你沒有虐待貓嗎？」我質疑道，聲音卻已沒了底氣。那個漂亮姐姐正好走過，用她清脆但刻薄的聲音譏諷說：「沒想到你這個老東西真把那個小東西帶回家了。」說罷便揚長而去。

那一刻，我完全明白了。

丁奶奶——這個被我嫌棄、被我誤會的老人——她用自己的錢買貓糧買藥品，拖着笨拙的身子四處尋找受傷的流浪貓。她彎下腰，顫巍巍地撿起散落一地的東西，走進房門，熟練地為小黑包紮好傷腿。她輕輕拉開罐頭，用溫度適宜的水一點點餵給小黑。那雙布滿老繭的手，粗糙得像乾裂的樹皮，卻穩穩地托住小黑的下巴，一下一下，溫柔得像在哄一個孩子。

我蹲在她身邊，看她臉上的皺紋在燈光下忽深忽淺，忽然覺得那些紋理像極了桂花樹皮——粗糙，卻承載着生命的溫度。

丁奶奶就像她門口的桂花：姿態笨拙，色彩淺淡，卻散發着質樸而溫柔的芬芳。我們總是以貌取人，可她從未放棄心中的溫柔與善意，默默溫暖着周邊的整個世界。正可謂：「何須淺碧深紅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」。